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二至七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蕭準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精怪五

凶器下

桓彥範　蔡四　李華

商鄉人　盧涵　張不疑

凶器下

桓彥範

扶陽王桓彦範少放誕節不飾細行常與諸客遊俠飲於荒澤中日暮諸客罷散範與數人大醉遂卧澤中二更後忽有一物長丈餘大十圍手持矛戟瞋目大喚直來趨範等衆皆俯伏不動範有膽力乃奮起叫呼張拳而前其物乃返走遇一大柳樹範手斷一枝持以擊之其聲策策如中虛物數下乃匍匐而走範逐之愈急因入古壙中洎明就視乃是一敗方相焉出廣異記

蔡四

潁陽蔡四者文詞之士也天寳初家于陳留之浚儀吟詠之際每有一鬼來登其榻或問義或賞詩蔡君問何鬼神忽此降顧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來耳蔡初甚驚懼後稍狎之其鬼每至恒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歡樂蔡氏故人有小奴見鬼試令觀之其奴戰慄問其形云有大鬼長丈餘餘小鬼數人在後蔡氏後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諸菓木其外候鬼至謂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昨與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辭謝主人

其後每言笑畢便入此居偃息以為常矣久之謂蔡氏曰我欲嫁女暫借君宅蔡氏不許曰老親在堂若染鬼氣必不安穩君宜別求宅也鬼云太夫人堂但閉之必當不入餘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後方還住而安穩無他事也後數日云設齋憑蔡為借食器及帳幕等蔡云初不識他人唯借已物因問欲於何處設齋云近在繁臺北世間月午即地下齋時問至時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適不可蔡氏以鬼舉家持千手千眼呪

家人清淨鬼即不來盛食葷血其鬼必至欲至其齋家人皆精心念誦着新淨衣乘月往繁臺遥見帳幕僧徒極盛家人並誦呪前逼之見鬼惶遽紛披知其懼人乃益前進既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與徒侶十餘人北行蔡氏隨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没記其所而還明與家人往視之是一廢墓中有明器數十當壙者最大額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積火焚之其鬼遂絶出廣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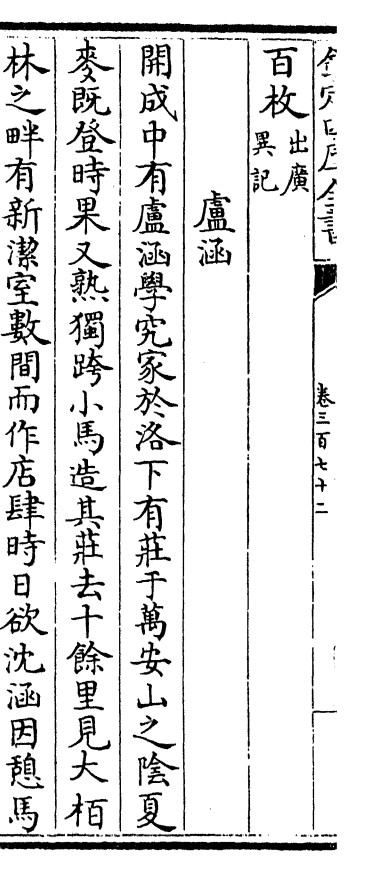
李華

唐吏部員外李華幼時與流輩五六人在濟源山莊讀書半年後有一老人鬚眉雪色恒持一裹石大如拳每日至晚即騎院牆坐以石擲華等當窓前後數月居者苦之鄰有秦别将善射知名華自往詣之具說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及晚復來投石不已秦乃於隙中縦矢一發便中視之乃木明器出廣異記

商鄉人

近世有人旅行商鄉之郊初與一人同行數日忽謂人

曰我乃是鬼為家中明器叛逆日夜戰鬬欲假一言以定禍亂將如之何云苟可成事無所憚會日晚道左方至一大墳鬼指墳言是已冢君於冢前大呼有敕斬金銀部落如是畢矣鬼言訖入塚中人便宣敕須臾聞斬決之聲有頃鬼從中出手持金銀人馬數枚頭悉斬落謂人曰得此足一生福以報恩耳人至西京為長安捉事人所告縣官云此古器當是破冢得之人以實對縣白尹奏其事發使人隨開冢得金銀人馬斬頭落者數



百枚 出廣異記

盧涵

開成中有盧涵學究家於洛下有莊于萬安山之陰夏麥既登時果又熟獨跨小馬造其莊去十餘里見大栢林之畔有新潔室數間而作店肆時日欲沈涵因憩馬覩一雙鬟甚有媚態詰之云是耿將軍守塋青衣父兄不在涵悅之與語言多巧麗意甚虛襟盼睞明眸轉資態度謂涵曰有少許家醞郎君能飲三兩杯否涵曰不

惡遂捧古銅罇而出與涵飲極歡青衣遂擊席而謳送
盧生酒曰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
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涵惡其詞之不稱但不曉
其理酒盡青衣謂涵曰更與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燭挈
罇而入涵躡足窺之見懸大鳥虵以刀刺虵之血滴于
罇中以變為酒涵大恐慄方悟怪魅遂擲出户解小馬
而走青衣連呼數聲曰今夕事須留郎君一宵且不得
去知勢不可又呼東邊方大且與我趂取遮郎君俄聞

栢林中有一大漢應聲甚偉須臾迴顧有物如大枯樹而趨舉足甚沈重相去百餘步涵但疾加鞭又經一小栢林中有一巨物隱隱雪白處有人言云今宵必須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當受禍涵聞之愈怖怯及莊門已三更扃戶闃然唯有數乘空車在門外羣羊方咀草次更無人物涵棄馬潛跧于車箱之下窺見大漢徑抵門牆極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視莊内遂以戟刺莊内小兒但見小兒手足撈空于戟之巔只無聲耳良

久而去涵度其已逺方能起扣門莊客乃啓關驚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聞莊院内客哭聲云三歲小兒因昨宵寐而不蘇矣涵甚惡之遂率家僮及莊客十餘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見夜來飲處空逃户環屋數間而已更無人物遂搜栢林中見一大明器婢子高二尺許傍有烏虵一條已斃又東畔栢林中見一大方相骨遂俱毁折而焚之尋夜來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節筋綴而不欠分毫鍜以銅斧終無缺損

遂投之于壍而已涵本有風疾因飲虵酒而愈焉出傳奇

張不疑

南陽張不疑開成四年宏詞登科授祕書遊京假丏於諸侯迴以家遠無人患其孤寂寓居京國欲市青衣散耳目於閭里閒旬月内亦累有呈告者適憎貌未偶月餘牙人來去有新鬻僕者請閲焉不疑與期於翌日及所約時至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稱前浙西胡司馬揖不疑就位與語甚爽朗云某少曾在名場幾及成事

曩以當家使於南海蒙擕引數年記於嶺中偶獲婢僕等三數十人自浙右已歷南荆貨鬻殆盡今但有六七人承牙人致君子至焉語畢一青衣捧小盤各設於賔主位俄擕銀罇金盞醪醴芳新馨香撲鼻不疑奉道常御酒止肉是日不覺飲數杯餘命諸青衣六七人並列於庭曰唯所選耳不疑曰某以乏於僕使今唯有錢六萬願貢其價却望高明度六萬之直者一人以示之朱衣人曰某價翔庳各有差等遂指一鵶鬟重耳者曰春

條可以償耳不疑覩之則果是私目者矣即日操契付金春條善書錄音旨清婉所有指使無不愜適又好學月餘日潛為小詩往往自於户牖間題詩云幽室鑠妖艷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不疑深惜其才貌明慧如此兩月餘不疑素有禮奉門徒尊師居昊天觀相見因謂不疑曰郎君有邪氣絶多不疑莫知所自尊師曰得毋新聘否不疑曰聘納則無市一子耳尊師曰禍矣不疑恐遂問計焉尊師曰明旦告歸慎勿令

覺明早尊師至謂不疑曰喚怪物出來不疑名春條泣於屏幕間亟呼之終不出來尊師曰果怪物耳斥於室內閉之尊師焚香作法以水向東而噀者三謂不疑曰可往觀之何如也不疑視之曰大抵是舊貌但短小尺寸間耳尊師曰未也復作法禹步又以水向門而噴者三謂不疑可更視之何如也不疑視之長尺餘小小許殭立不動不疑因更視之乃仆地撲然作聲視之一朽明器背上題曰春條其衣服若蟬蛻然繫結仍舊不疑

大驚尊師曰此雖然腰腹間已合有異令不疑命刀劈之腰頸間果有血浸潤於木矣遂焚之尊師曰向使血偏體則郎君一家皆遭此物也自是不疑鬱悒無已豈有與明器同居而不之省殆非永年每念至惘然數日如有所失因得沈痼遂請告歸寧明年為江西辟至日使淮南中路疾罷又明年八月而卒卒後一日尊夫人繼殁道士之言果驗出傳奇

又

一說張不疑常與道士共辨往來道士將他適乃誡不疑曰君有重厄不宜居太夫人膝下又不可進買婢僕之輩某去矣幸勉之不疑即啓母盧氏盧氏素奉道常日亦多在別所求靜因擇寺院以居不疑旦問省數月有牙儈言有崔氏孀婦甚貧有妓女四人皆鬻之今有一婢曰金釭有姿首最其所惜者今貧不得已將欲貨之不疑喜遂令召至即酬其價十五萬而獲焉寵侍無比金釭美言笑明利輕便事不疑皆先意而知不疑愈

惑之無幾道士詣門及見不疑言色慘沮吁嘆不已不疑詰之道士曰嘻禍已成無奈何矣非獨於君太夫人亦不免矣不疑驚恒起曰别後皆如師教尊長寓居佛寺其守道殊不敢怠不知何以致禍且如之何哀祈備至道士曰家無計矣但為君辨明之因詰其别後有所進否不疑曰家少人力昨唯買一婢耳道士曰可見乎不疑即召之金釭不肯出不疑連促之終不出不疑自詬之即至道士曰即此是矣金釭大罵曰婢有過鞭撻

之可也不要警之可也一百五十千尚在何所憂乎何物道士預人家事耶道士曰惜乎不疑曰焉有此事唯尊師命敢不聽從道士即以拄杖擊其頭沓然有聲如擊木遂倒乃一明器女子也背書其名道士命掘之五六尺得古墓柩傍有明器四五制作悉類所焚者一百五十千在柩前儼然即不疑買婢之資復取之不疑惝怳發疾累月而卒親盧氏旬日繼歿焉出博異記又出靈怪集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二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精怪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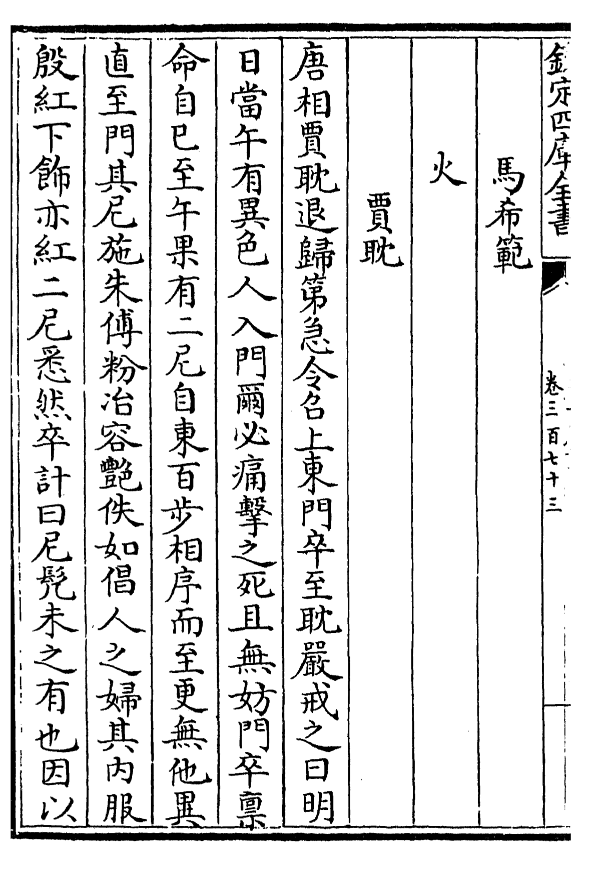
火

賈耽　劉希昂　范璋

胡榮　楊稹　盧郁

劉威

土



馬希範

火

賈耽

唐相賈耽退歸第急令名上東門卒至耽嚴戒之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門卒稟命自巳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更無他異直至門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艷佚如倡人之婦其内服殷紅下飾亦紅二尼悉然卒計曰尼㒵未之有也因以

撾痛擊之傷腦流血叫號稱寃返走疾如奔馬旋擊又旋傷其足殆狼籍毁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已失所在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別無異色只遇二尺衣服容色之異耽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打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秦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出芝田錄

劉希昂

元和中内侍劉希昂將遇禍家人上厠忽聞厠中云即

來且從容家人驚報希昂希昂自往聽之又云即出來即出來昂曰何不出來遂有一小人可長尺餘一家持鎗跨馬而走出迅疾趂不可及出門而無所見未幾而復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獨行至門曰緣遊看去家遠暫借後院盤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勒家人領過姿質甚分明良久不見出遂令人覘之已不見希昂不信自去觀之無所見唯有一火柴頭在廁門前家屬相謂曰恐及火災起覓術士鎮厭之當鎮厭日火從

廚上發燒半宅且盡至冬希昂忤憲宗罪族誅出博異志

范璋

寶歷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聽廚中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扣門因拊掌大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連却擊之變成火滿川而滅出酉陽雜俎

胡榮

長慶元年春楚州淮岸屯官胡榮家有精物或隱或見或作小兒為著女人紅裙擾亂於人或稱阿姑時復一處火發所燒即少皆救得之三月火大起延燒河市營戍廬舍殆盡歲中胡榮亦死出祥異集檢

楊稹

進士楊稹家于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詣照應縣長借石甕寺文殊院居旬餘有紅裳既夕而至容色

姝麗姿華動人稹常悅者皆所不及徐步於簾外歌曰

涼風暮起驪山空長生殿鏁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

分明憶得開元中稹曰歌者誰耶何清苦之若是紅裳

又歌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弔

孤影稹拜迎於門既即席問稹之姓氏稹具告稹祖父

母叔兄弟中外親族曾遊石甕寺者無不熟識稹異之

曰得非鬼物乎對曰吾聞魂氣升於天形魄歸於地是

無質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對曰狐狸者接人矣

一中其媚禍必能及其世業功德實利生民其雖不淑

馬能茍媚而欲奉禍乎稹曰可聞姓氏乎其燧人氏之

苗裔也始祖有功烈於人乃統丙丁鎮南方復以德王

神農陶唐氏後又王於西漢因食采於宋遠祖無忌以

威猛暴耗人不可親遂為白澤氏所執今樵童牧豎得

以知名漢明帝時佛法東流摩騰竺法蘭二羅漢奏請

朞十四代祖令顯揚釋教遂封為長明公魏武季年滅

佛法誅道士而長明公幽死文成嗣位佛法重興復以

長明世子襲之至開元初玄宗治驪山起至華清宮作朝元閣立長生殿以餘材因修此寺羣像既立遂設東幢帝與妃子自湯殿宴罷徼行佛廟禮阤伽竟妃子謂帝曰當于飛之秋不當令東幢巋然無偶帝即日命立西幢遂封具為西明夫人因賜琥珀膏潤於肌骨設珊瑚帳固予形貌於是選生及蛾即不復彊暴矣稹曰歌舞絲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葢承先祖之明德稟炎上之烈性故奸聲亂色不入於心其所能者大則鑠金

為五兵為鼎鼐鐘鏞小則化食為百品為炮燔烹炙動即偎山嶽而燼原野靜則燭幽暗而破昏蒙然則撫朱紘咀玉管騁纖腰矜皓齒皆冶容之末事是不為也昨聞足下有幽隱之志籍甚既久願一欵顏由斯而來非敢自獻然宵清月朗喜覿良人桑中之譏亦不能恥儻運與時會少承周旋必無累於盛德稹拜而納之自是晨去而暮還唯霾晦則不復至常遇風雨有嬰兒送紅裳詩其詞云煙滅石樓空悠悠永夜中虛心怯秋雨艷

質畏飄風向壁殘花碎侵階墜葉紅還如失羣鶴飲恨在彫籠每侵星請歸稹追而止之答曰公違晨夕之養就巖谷而居者得非求靜專習文乎奈何欲使採過之人稱君遺親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滌乎非但損公之盛名亦當速某之生命耳處半年家童歸告稹乳母母乃潛伏於佛榻俟明以觀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燈矣因撲滅後遂絶紅裳者出纂異記

盧郁

進士盧郁者河朔人徙家長安嘗北遊燕趙遂客於內黄郡守館郁於廨舍先是其舍無居人及郁至見一姥髪盡白身庳而肥被素衣來謂郁曰妾僑居於此且久矣故相候謁已而告去是夕郁獨居堂之前夜深寒有風雪其姥又至謂郁曰貴客獨處何以為歡耶命坐語謂姥曰妾姓石氏家于華陰郡後隨呂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貧幸貴客見哀於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顧郁問之曰姑何為不食姥曰妾甚饑然不食粟以故

壽而安郁好奇聞之甚喜且以為有道術者因問曰姑既不食粟何飽其腹耶豈常餌仙藥乎姥曰妾家於華陰先人好神仙廬於太華妾亦常隱於山中從道士學長生法道士敎妾吞火自是絶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嘗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問曰某早歲常遇至人敎吸氣之術自謂奇妙後以奔走否利從都國之貢晝趨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語及平生之好然不知吞火豈神仙之旨乎姥曰子不聞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故入火火

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則吞火固其宜也郁曰願觀姑吞火可乎姥曰有何不可哉於是以手探爐中火而吞之火且盡其色不動郁且驚且異遂起束帶再拜謝曰鄙野之人未嘗聞神仙事今夕遇仙姑以吞火之異實平生所未聞者姥曰此小術爾何足貴哉言訖且告去郁因降階送之既別郁遂歸於寢堂既寐有僕者告郁曰西廡下有火發郁驚起而視之其西廡舍已焚於是里中人俱至競以水沃之迨旦方絕及窮火發之

跡於廡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敗草積其上故延而至燒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果所謂姓石氏居于華山者也郁因質問吕御史有郡中老吏謂郁曰吕御史魏之從事也居此宅迨今四十年矣咸如老姥言也又青州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自移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出宣室異錄記

劉威

丁卯歲廬州刺史劉威移鎮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

廬候吏廵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獲或射之殪就視之乃棺材板腐木敗帚之類郡人愈恐數月除張宗為廬州刺史火災乃止出稽神錄

土

馬希範

楚王馬希範修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岸來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没出入俱無蹤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亡出稽

神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三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靈異

玉馬　華山道侶　鄭仁本表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廬山漁者　桂從義　金精山木鶴

賣餅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鼈靈

鼈靈於楚死屍乃泝流上至汶山下忽復更生乃見望帝望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壅江蜀民多遭洪水靈乃鑿

巫山開三峽口蜀江陸處後令鼈靈為剌史號曰西州皇帝以功高禪位與靈號開明氏出蜀記

玉梁觀

漢武帝時玉笥山民感山之靈異或惩旱災蝗祈之無不應乃相謂曰可置一觀彰表靈跡既搆殿闕中梁一條邑民將選奇材經數旬未獲忽一夜震雷風烈達曙乃晴天降白玉梁一條可以尺度嚴安其上光彩瑩目因號為玉梁觀至魏武帝時遣使取之至其山門去觀

數里亭午之際雷電大震裂殿脊化為白龍擘煙霧而去没觀之東山下晉永嘉中有戴氏不知其誰之子每好遊巖谷偶入郁木山下見兩座青石楮一條白玉梁於巖下戴氏俯近看之以手捫摸其上見赤書五行皆天文雲篆試以手斧敲之聲如鐘又如隱雷之聲鱗甲張起戴氏驚畏奔走告人再求尋之不知其所唐大歷初有無猺黄生因獵亦見後數數有人見之皆隱而不聞於人自玉梁飛去後其處莫能居之皆為猛獸毒虵

所逼出玉笥山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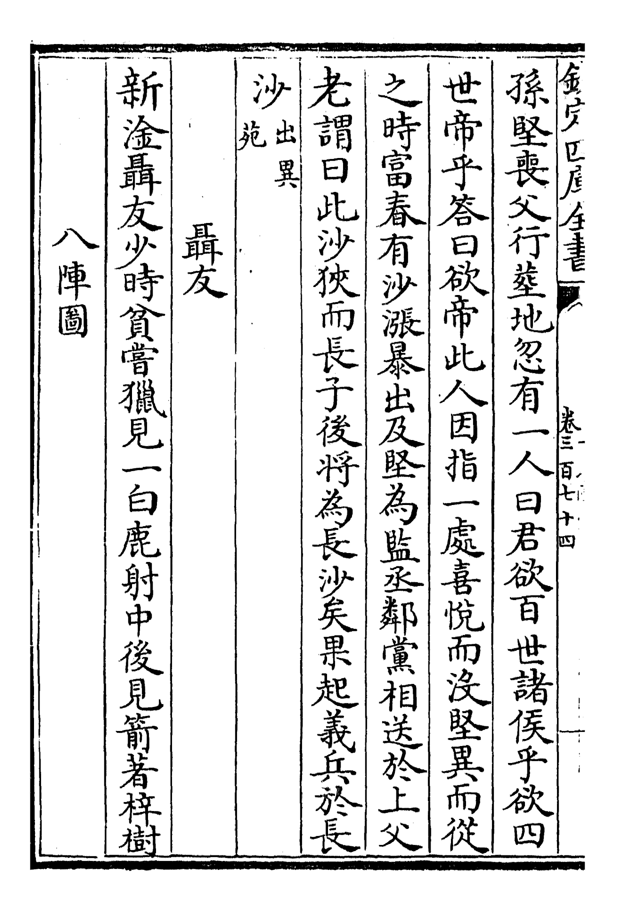
湘穴

湘穴中有黑土歲旱人則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則大雨立至出干寶搜神記

耒陽水

耒陽縣有雨瀨此縣時旱百姓共壅塞之則甘雨普降若一鄉獨壅雨亦徧應隨方所祈信若符刻出盛弘之荆州記

孫堅得葬地



孫堅喪父行塟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處喜悅而沒堅異而從之時富春有沙漲暴出及堅為監丞鄰黨相送於上父老謂曰此沙狹而長子後將為長沙矣果起義兵於長沙出異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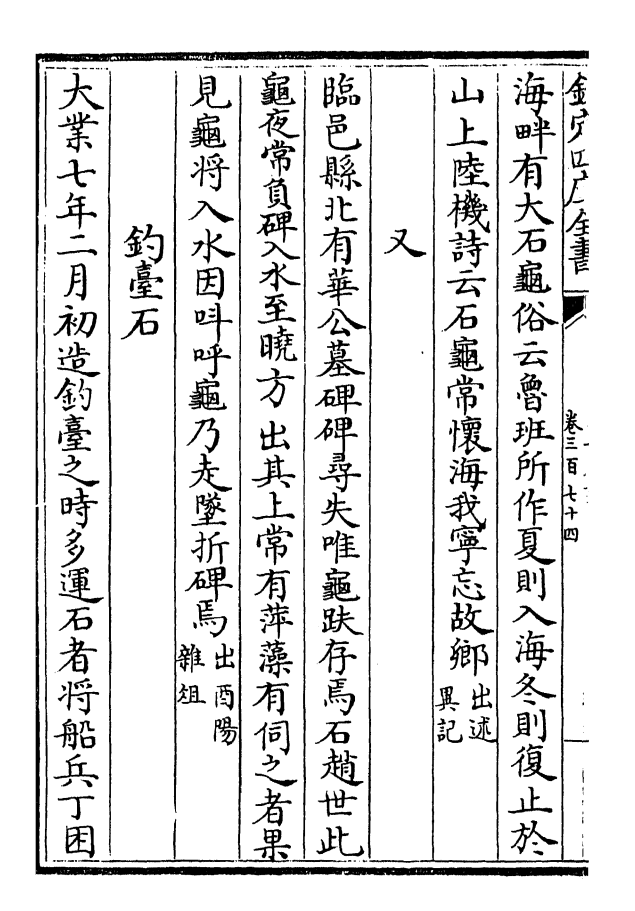
聶友

新淦聶友少時貧嘗獵見一白鹿射中後見箭著梓樹

八陣圖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混瀁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山上則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出嘉話錄

海畔石龜



海畔有大石黿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則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黿常懷海我寧忘故鄉出述異記

又

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碑尋失唯黿趺存焉石趙世此黿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黿將入水因叫呼黿乃走墜折碑焉出酉陽雜俎

釣臺石

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釣臺之時多運石者將船兵丁困

弊於後嗟嘆之聲聞於道路時運石者將船至江東岸山下取石累構為釣臺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餘自山頂飛下直入船内如人安置船無傷損出大業拾遺

汾州女子

隋末築汾州城惟西南隅不合朝成夕敗如此數四焉城中一童女年十二三告其家人云非吾入築城終無合理家人莫信鄰里哂之此後築城敗如初童女曰吾今日死死後甕盛吾埋於築處言訖而終如其言瘞之

瘗訖即板築城不復毀出廣古今五行記

波斯王女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即壞歎曰吾今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鄰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即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

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城不復壞女遂化為海神其海至今猶在堡下水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出酉陽雜俎

程顏

程顏税居新昌里調選不集貧而復病有老嫗謂曰君貧病吾能救之復能與君致妻言訖而去是夜三更果有人云陳尚令持禮來顏莫測其由開關乃送綾絹數十束顏問陳尚何人也使者曰醫也乃附藥一丸令帶之能愈一切疾顏帶之果疾愈數日後夕有大旋風入

顔居須臾風定見擔輿三乘有一女三青衣從之問其故曰越州扶餘縣趙明經之女父母配事前扶餘尉程顔適為大風飄至此顔無所遣因納之旣而以其事驗之信然而越州自有人與顔姓名同出聞奇録

文水縣墜石

唐貞觀十八年十月文水縣天大雷震雲中落一石下大如碓觜脊高腹平縣丞張孝静奏時有西域摩伽陁菩提寺長年師到西京頗持博識敕問之是龍食二龍

相爭故落下耳出法苑珠林

玄宗聖容

玄宗皇帝御容夾紵作本在盩厔縣貞元中忽有僧如狂負之置於武功潛龍宮宮即神堯故第也今為佛宇御容唯衣絳紗衣幅巾而已寺僧云莊宗入汴明宗入洛洎清泰東赴依遲之歲額上皆有汗流學士張沆嘗聞之而未之信及經武功乃細視之果如其說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則無自天福之後其汗遂絕高

陵縣又有神堯先世莊田今亦為宫觀矣有栢樹焉相傳云高祖在繈褓之時母即置放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餉迴日斜而樹影不移則今栢樹是也史傳不載而故老言之出玉堂閒話

渝州蓮華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皆長三尺許濶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貞觀二十年十月寺側泉内忽出紅蓮花面廣三尺遊旅往

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昔齊荆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亦此類也見吳均齊春秋

玉馬

沈傅師為宣武節度使堂前忽馬嘶其聲甚近求之不得他日嘶聲極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餘遇小空洞其間得一玉馬高三二寸長四五寸嘶則如壯馬之聲其前致碎碌砂貯以金槽糞如菉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恒

以硃砂餵之出聞奇錄

華山道侶

處士元固言貞元初甞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人服襪履甚新斷處如膝頭初無痕迹出酉陽雜俎

鄭仁本表弟

唐太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忽迷歸路将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衣甚潔白枕

一樸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無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多為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樸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指一歧徑曰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出酉陽雜俎

楚州僧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無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長尺二濶四寸赤如琥珀每面有六龜子朱霞爍耀中若可貯水狀僧偶擊一角視之遂瀝血半月日方止出酉陽雜俎

胡氏子

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閭江

岸險絶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勢抵岸力不制沙摧岸
崩穴中得錢數百萬乃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
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
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乗之馬跑地不
進顧謂其僕曰船所抵處得錢今馬跑地亦恐有物因
令左右斸之得金五百兩賫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
有商胡遇之知其頭中有珠使人誘而狎之飲之以酒
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毬子形失珠之後其

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之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亡落焉出録異記

王蜀先主

唐僖宗皇帝播遷漢中蜀先主建為禁軍都頭與其儕於僧院擲骰子六隻次第相重自么至六人共駭之他日霸蜀因幸興元訪當時僧院其僧尚在問以舊事此僧具以骰子為對先主大悅厚賜之出北夢瑣言

廬山漁者

廬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漁釣者後唐長興中有釣者得一物頗覺難引迤邐至岸見一物如人狀戴鐵冠積歲莓苔裹之意其木則太重意其石則太輕漁者置之潭側後數日其物上有泥滓莓苔為風日所剝落又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欻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頮面衆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即語是漁者本處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詳審問訖却入水中寂無聲跡然竟無一人問彼所從來者南中吏民神異之

為建祠壇于潭上出玉堂閒話

桂從義

池陽建德縣吏桂從義家人入山伐薪常所行山路忽有一石崩倒就視之有一室室有金漆栢牀六張茭薦芒簟皆新金翠積疊其人坐牀上良久因揭簟下見一角柄小刀取内懷中而出扶起崩石塞之以物為記歸呼家人共取及至則石壁如故了無所見出稽神錄

金精山木鶴

虔州虔化縣金精山昔長沙王吳芮時女張麗英飛昇之所道館在焉巖高數百尺有二木鶴二女仙乘之鐵鎖懸於巖下非梯道所及不知其所從其二鶴恒隨四時而轉初不差忒順義道中百勝軍小将陳師粲者能卷簾為牛躍而出入嘗與隣里女子遇於巖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鶴目即可師粲即一發而中臂即無力歸而病卧如夢非夢見二女道士繞牀而行每過輒以手拂師粲之目數四而去竟失明而卒所射之鶴

自爾不復轉其一猶轉如故辛酉歲其女子猶在師粲之子孫亦為軍出稽神錄

賣餅王老

廣陵有賣餅王老無妻獨與一女居王老晝日自賣餅所歸家見其女與他少年共寢於北户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躍走得免王老怒甚遂殺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滿身吏呵問之不知所對拘之以還王老之居鄰伍方案驗其事王老見而識之遂抵罪出稽神錄

桃林禾

閩王審知初為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啓初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鳴數百面鼓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尅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於延羲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收惟餘梗在田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土下其年延羲為左右所殺王氏遂滅出稽神録

王延政

王延政為建州節度延平村人夜夢人告之曰與汝富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終無所得爾夕復夢如前村人曰旦已入山無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於是明日復入向暮息大樹下見方丈之地獨明淨試掘之得赤土如丹既無他物則負之歸以塗牆壁煥然可愛人聞者競以善價從此人求市延政聞之取以飾其宮室署其人以牙門之職數年建州亦敗出稽神錄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巖石之下藤蘿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絕世閉目端坐衣帔皆如新衆觀之不能測或為整其冠髻即應手腐壞衆懼散去復尋之不能得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

韋諷女奴　鄴中婦人　李仲通婢

崔生妻　東萊人女

史姁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時甞病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即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

不相信作書取報以爲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城令江夏鄖賈和亦病在鄰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遥三千再宿還報出搜神記

范明友奴

漢末人范明友家奴猶活明友是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民間無止住處竟不知所在出博物志

陳焦

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而出出五行記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沙門達多發墓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孝明帝在華林園以為妖異謂黄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塜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於史書相符此不足為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

食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録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不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為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

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嘗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黄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内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栢棺勿以桑木為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栢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栢棺桑木為欀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栢木湧貴人疑賣棺者化涵故發

此言出塔寺

柳萇

梁承聖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萇卒子褒塟於九江三年因大雨塚壞移塟換棺見父棺中目開心有暖氣良久乃謂褒曰我生巳一歳無因令汝知九江神知我横死遺地神以乳飼我故不死今雨壞我塚亦江神之所為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出窮神祕苑

劉凱

唐貞觀二年陳留縣尉劉全素家于宋州父凱嘗任衛縣令卒於官瘗于郊三十餘年全素丁母憂護喪歸衛將合塟既至啓發其尸儼然如生稍稍而活其子踊躍舉扶將夕能言曰別久佳否全素泣而敘事乃曰勿言吾盡知之速命東流水為湯既至沐浴易衣飲以糜粥神氣屬乃曰吾在幽途蒙署為北酆主者三十年考治幽滯以功業得再生恐汝有疑故粗言之仍戒全素不得泄於人全素遂呼為季父後半年之蜀不還不知所

終出通幽記

石函中人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人家因打牆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中被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他前記中多言此事葢道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出酉陽雜俎

杜錫家婢此已下婦人再生

漢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祔葬而婢尚生問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塚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出搜神記

漢宮人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內事說之了了皆有次敘郭崩哭泣過禮遂死出博物記

李娥

漢末武陵婦人李娥年六十歲病卒埋於城外已半月娥鄰舍有蔡仲聞娥富乃發塚求金以斧剖棺娥忽棺中呼曰蔡仲護我頭仲驚便爲縣吏所收當棄市娥兒聞母活來迎出之太守名娥問狀娥對曰誤爲司命所名到時得遣出門外見内兄劉文伯驚相對泣娥曰我誤爲所名今復得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爲我求一伴我在此已十餘日已爲家人所葬那得自歸也文伯

即遣門卒與户曹相聞荅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還便可為伴兼敕黑過娥鄰舍令蔡仲發出於是文伯作書與兒娥遂與黑同歸太守聞之即故蔡仲仍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如娥所述文伯所寄書與子識其紙是父亡時所送箱中之書矣出窮神祕苑

河間女子

晉武帝時河間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而男從軍積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行父母逼之而去尋病死

其夫戍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說之乃至冡欲哭之敘哀而不勝情遂發冡開棺女即蘇活因負還家將養平復後夫聞乃詣官爭之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請還開棺者出搜神記

徐玄方女

晉東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歲餘獨卧廏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玄方女

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為鬼所枉殺案生録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乃得活又應為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日牀前有頭髪正與地平令人埽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額面出次頭形體俱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廏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敎馬子出己

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鷄一隻
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醊其喪前去廄十餘步祭訖掘棺
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氊帳中唯心下
微暖口有氣令婢四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
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朞之
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
日下禮聘為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和初為祕書
郎小男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

孫出法苑珠林

蔡支妻

臨淄蔡支者為縣吏曾奉書謁太守忽迷路至岱宗山下見如城郭遂入致書見一官儀衛甚嚴具如太守乃盛設酒殽畢付一書謂曰掾為我致此書與外孫也吏答曰明府外孫為誰答曰吾太山神也外孫天帝也吏方驚乃知所至非人間耳掾出門乘馬所之有頃忽達天帝座太微宮殿左右侍臣具如天子支致書訖帝命

坐賜酒食仍勞問之曰掾家屬幾人對父母妻皆已物故尚未再娶帝曰君妻卒經幾年矣支曰三年帝曰君欲見之否支曰恩唯天帝帝即命戶曹尚書勑司命輟蔡支婦籍於生錄中遂命與支相隨而去歸家因發妻塚視其形骸果有生驗須臾起坐語遂如舊出列異傳

陳朗婢

義熙四年琅邪人陳朗婢死已葬府吏夏假歸行塚前聞土中有人聲怪視之婢曰我今更活為我報家其日

已暮旦方開土取之彊健如常 出五行記

干寶家婢

干寶字令升父瑩為丹陽丞有寵婢母甚妬之及瑩亡葬之遂生持婢於墓干寶兄弟尚幼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恩情如舊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 出五行記

韋諷女奴

唐韋諷家于汝穎常虛默不務交朋誦習時暇緝園林

親稼植小童薙草鋤地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亂若新梳理之狀諷異之即掘深尺餘見婦人頭其肌膚容色儼然如生更加鍬鍤連身背全唯衣服隨手如紛其形氣漸盛頃能起便前再拜言是郎君祖之女奴也名麗容初有過娘子多妬郎不在便生埋於園中託以他事亡去更無外人知其初死被二黑衣人引去至一處大闕廣殿責勇甚嚴拜其王略問事故黑衣人具述端倪其亦不敢訴娘子須臾引至一曹司見文案積屋吏

人或三或五檢尋甚鬧其初一吏執案而問檢案言其命未合死以娘子巨蠹非理強殺其斷減娘子十一年祿以與其又經一判官案問亦見娘子判官尋別有故被罰去職其案便被寢絕九十餘年矣彼此散行昨忽有天官來搜求幽繫冥司積滯者皆決遣其方得處分如其之流亦甚多數益以下賤之人冥官不急故也天官一如今之道士絳服朱冠羽騎隨從方決幽滯令其重生亦不失十一年祿諷問曰魂既有所詣形何不壞

答曰凡事未了之人皆地界主者以藥傅之遂不至壞諷驚異之乃為沐浴易衣貌如二十許來其後潛道幽冥中事無所不至諷亦洞曉之常曰修身累德天報以福神仙之道宜勤求之數年後失諷及婢所在親族於其家得遺文紀在生之事時武德二年八月也出通幽記

鄴中婦人

竇建德常發鄴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麗可年二十餘衣物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

氣息乃收還軍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宫人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命當更生而我無家屬可以申訴遂至幽隔不知今乃何時也説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為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黄壤已三百年非實公何以得見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出神異錄

李仲通婢

開元中李仲通者任鄠陵縣令婢死埋於鄠陵經三年

遷蜀郫縣宰家人掃地見髮出土中頻掃不去因以手拔之鄢陵婢隨手而出昏昏如醉家人問婢何以致此乃曰適如睡覺仲通以為鬼乃以桃湯灌洗書符禦之婢殊不懼喜笑如故乃閉於別室以餅哺之餐啖如常經月餘出之驅使如舊便配與奴妻生一男二女更十七年而卒出驚聽錄

崔生妻

元和間有崔生者前婚蕭氏育一兒卒後婚鄭氏蕭卒

十二年託夢於子曰吾已得却生於陽間爲吾告汝母能發吾邱乎子雖夢不能言後三日又夢如此子終不能言鄭氏有賢德蕭乃下語於老家人云爲吾報鄭夫人速出我更兩日即不及矣老家人吽曰娘子却活也夫人卜之曰無生象即罷來日家人又曰娘子却活也鄭夫人再占卜人曰有生象即開墳果活動矣舁歸鄭夫人以粥飲之氣通能言具說幽途知撫育賢德之恩又說初有一黿環遶其遺骸而去數日又來環遶將去

復來齧其足指則知前卜無生象者龜止環遶而已後云有生象者是龜咬足指也蕭氏與鄭氏為姊妹共居情若骨肉得十年而終出芝田録

東莱人女

東莱人有女死已葬女至冥司以枉見捕得還乃勅兩吏送之鬼送墓中雖活而無從出鬼亦患之乃問女曰家中父母之外誰最念汝女曰獨季父耳一鬼曰吾能使來刼墓季父見汝活則遂生也女曰季父仁惻未嘗

有過豈能發吾冢耶鬼曰吾易其心也留鬼守之一鬼去俄而季父與諸刼賊發意開棺女忽從棺中起季父驚問之具以前白季父大加慙恨諸賊欲遂殺之而季父號泣哀求得免負之而歸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二

鄭會　王穆　邵進

李太尉軍士　五原將校　范令卿

湯氏子　士人甲　李簡

竹季貞　陸彥

鄭會

滎陽鄭會家在渭南少以力聞唐天寶末祿山作逆所在賊盜蜂起人多羣聚州縣會恃其力尚在莊居親族依之者甚衆會恒乘一馬四遠覘賊如是累月後忽五日不還家人憂愁然以賊劫之故無敢尋者其家樹上忽有靈語呼阿妳即會妻乳母也家人惶懼藏避又語云阿妳不識會耶前者我往探賊便與賊遇衆寡不敵遂為所殺我以命未合死頻訴於冥官令蒙見允已判重生我屍在此莊北五里道旁溝中可持火來及衣服

往取家人如言於溝中得其屍失頭所在又聞語云頭北行百餘步桑樹根下者也到舍可以穀樹皮作線攣之我不復來矣努力勿令參差言訖作鬼嘯而去家人至舍依其攣湊畢通身人色及腰目數日乃能視恒以米飲灌之百日如常出廣異記

王穆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為魯炅部將於南陽戰敗軍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之甚衆及以劒自後

斫穆頸殪而隕地觔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死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惋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絶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畔乃能起坐心亦茫然不知自免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之起亦來止其前穆扶得立左膊髮解頭墜懷中衣後方蘇繫髮正首之後穆心念馬卧方可得上馬忽横伏穆前因得上馬馬亦隨之起載穆東南行穆兩手附兩頰馬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十餘

人羣行亦便路求穆見之扶寄村舍其地去賊界四十餘里衆心惱懼遂載還旻軍軍城尋為賊所圍穆於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旻以穆名家子兼身以王事差攝南陽令尋奏葉令歲餘遷臨汝令秩滿攝棗陽令卒於官出廣異記

邵進

唐大歷元年周智光為華州刺史㓗剝行侶旋欲謀反遣吏邵進潛往京伺朝廷禦伐之意進歸告曰朝廷無

疑公之心光怒以其叶朝廷而紿於己遽命斬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兒妻即以針紉頸餧頃復活以藥傅之然猶懼智光使人告光曰進本蒲人今欲歸葬光亦賙賻之既至蒲浹旬其瘡平愈乃改姓他遊後三十年崔顥為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敕吏顥名見訊其由進曰明公昔為周光智從事因敘其本末顥乃省悟與縑帛揖之而去出獨異志

李太尉軍士

長安里巷說朱泚亂時李太尉軍中有一卒為亂兵所刃身頸異處凡七日忽不知其然而自起但覺臚骨稱哽咽喉彊於昔時而受刃處癢甚行步無所苦扶持而歸本家妻兒異之訊其事具說其所體與頸分之時全不悟其害亦無心記憶家鄉忽為人驅入城門被引隨兵死數千計至其東面有大局署見綠衣長吏凭几點籍姓名而過次呼其人便云不合來乃呵責極切左右遂出令還見冥司一人髡桑木如臂大其狀若浮漚釘

牽其人頭身斷處如今勘合則以桑木釘自腦釘入喉俄而便覺再見日月不甚痛楚妻兒因是披頂髮而觀則見隆髙處一寸已上都非尋常皮裏桑木黄文存焉人或謂之粉黛元和中溫會有宗人守清爲邠鎮之權將忽話此事守清便呼之前出乃云是其麾下甲馬士耿皓今已七十餘膂力猶可支數夫會因是親覩其異

出定命錄

五原將校

五原遣將校往楊子請衣賜校有所知能承顧問院官
與之欵曲顧見項上有一肉環圍繞瘢痕可懼院官與
之熟因詰其所來具對昔歲巡邊其衆五六百深犯榆
塞遭虜騎掩襲衆數千悉是騎兵此五百短兵全軍陷
歿積屍為京觀其身首已異矣至日入但魂䰟覺有呵
喝狀若官府一點巡者至其官怒曰此人不合死因何
殺却胥者扣頭求哀官曰不却活君須還命胥曰活得
遂許之良久而喝迴又更約束須速活却誤死者胥厲

聲唱喏其頭安在項上身在三尺厚葉上卧頭邊有半椀稀粥一張折柄匙揷在椀中其能探手取匙抄致口中漸能食即又迷悶睡著眼開又見半椀粥匙亦在中如此六七日能行策杖却投本處荏苒今日其瘢痕是也出芝田錄

范令卿縊死復再生

隋文帝開皇二年汴州浚儀縣功曹范欽子令卿在家與族人文志挍書競工拙令卿以手反擊文志鼻血出

不止因即殞文志父乃執令卿以繩懸縊於屋梁移時氣絕文志父母恐令卿却活復用布重絞之死經三日令卿却蘇文志長逝出五行記

湯氏子

湯氏子者其父為樂平尉令李氏隴西望族素輕易恒以吳人狎侮尉甚不平輕為令所猥辱如是者已數四尉不能堪其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其懷中有劒直前刺令中胸不深後數日死令

家人亦擊其繫獄州斷刑令韋內死當決殺將入市無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之人加之以繩決畢氣絶牽曳就獄至夕乃蘇獄卒白官官云此手殺人義無活理令卒以繩縊絶其夕三更復蘇卒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史舉州歎異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斃之又於州門對衆縊絶刺史哀其終始命家收之及將歸第復活因葬空棺養之暗室久之無恙乾元中為全椒令卒出廣異記

士人甲 易形再生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司命更推挍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脚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卒以脚痛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敕出將易之胡形體甚醜脚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

長決留此耳不獲已遂聽之主者令二並閉目倏忽二人却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復生具為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脚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士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脚著胡體正當殯斂對之泣胡兒並有至性每節朔兒並悲思馳往抱甲脚號咷忽行路相遇便攀援啼哭為此每出入時恒令人守門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悞

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無暫露也出幽明錄

李簡

唐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里村百姓李簡癇病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弘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相去十餘舍亦因病經宿却活不復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名亮遂徑往南李村入亮家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二人著黄齎帖見追行數十里至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院

留居數日所勘責事委不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即放還有一吏曰李身壞別令託生一時憶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頃見領一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弘義吏又曰張弘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吏扶却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見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問其親族名氏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息入房索刀具破篾盛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

竟不返汝陽時叚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户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扈趙齊嬰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出酉陽雜俎

竹季貞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即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妻子遂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爲狂疾罵而逐之子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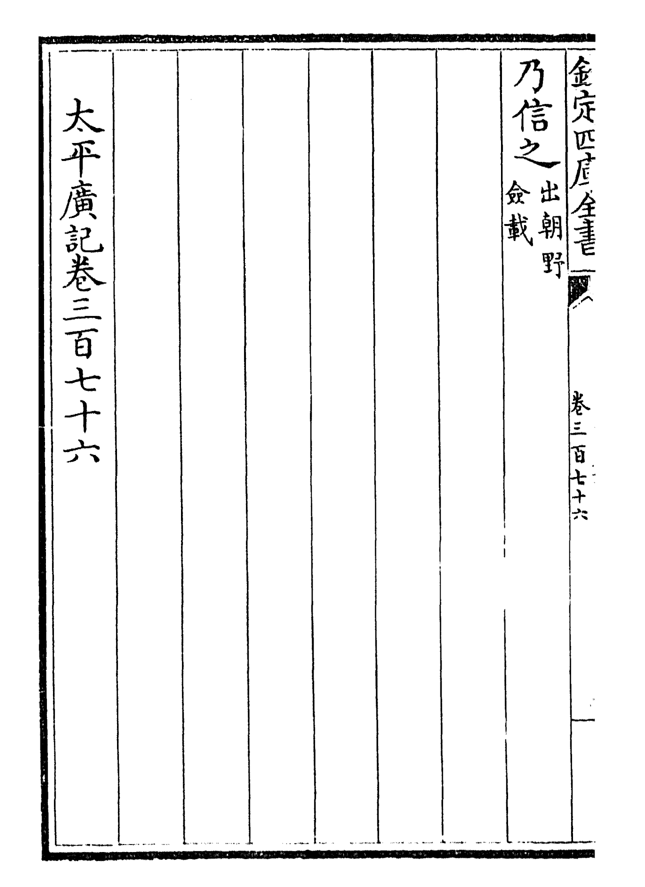
曰我竹季貞辛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聆其語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忘然冥間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啟請案據得以名聞冥官願為再生者既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壞久矣如何案據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屍與季貞之魂冥官許之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然可聽妻子

方信而納之自是李貞不食酒肉衣短麤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緡帛隨以修佛像施貧餓者不一還家至今尚存

出宣室志

陸彥

餘杭人陸彥夏月死十餘日見王云命未盡放歸左右曰宅舍亡壞不堪時滄洲人李談新來其人合死王曰取談宅舍與之彥遂入談柩中而蘇遂作吳語不識妻子具說其事遂向餘杭訪得其家妻子不認具陳由來



乃信之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再生三

趙泰　袁廓　曹宗之

孫迴璞　李彊友　韋廣濟

郄惠連

趙泰

晉趙泰字文和清河貝邱人也祖父京兆太守泰郡察

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聖典有譽鄉里當晚乃仕終中散大夫泰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于地心煖不冷屈申隨意既死十日忽然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黄馬從者二人夾扶泰腋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崒高峻城邑青黑色遂將泰向城門入經兩重門有瓦室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吏著皁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

十須臾将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閱視名簿訖復遣泰南入里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作何孽罪行何福善諦汝等以實言也此恒遣六部使者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官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無他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為水官監作吏将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兵馬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

竟體或被頭露髮躶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仗從後
催促鐵床銅柱燒之洞然驅道此人抱卧其上赴即焦
爛尋復還生或炎鑪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墜隨沸翻
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
鑊相抱悲泣或劒樹高廣不知限極根莖枝葉皆劒為
之人衆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競而身體割截尺寸離
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涕泣泰出獄門見有
二人齎文書來説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為於塔寺中懸

旛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
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名開光大舍有三重門
朱彩照發見此三人即入舍中泰亦隨入前有大殿珍
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為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
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倚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
禮泰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
有頃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有萬九千人皆出地獄
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衆生也行雖虧殆尚當得度

故開經法七日之中隨本所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泰未出之頃已見十人昇虛而去之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為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泰入其城見有土瓦屋數千區各有房舍正中有瓦屋高壯欄檻采飾有數百局吏對校文書云殺生者當作蜉蝣朝生暮死刼盜者當作猪羊受人屠割婬逸者作鶴鶩麞麋兩舌作鴟梟鵂鶹捍債者為騾驢牛馬泰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泰卿是誰者子以何罪

過而來在此泰答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故相使為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言唯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得以除否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藤篋檢年紀尚有餘算三十年在乃遣泰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

可不慎乎時親表内外候視泰者五六十人同聞泰說泰自書記以示時人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乃為祖父母二弟延請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觀精進士人聞泰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内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集泰會欵曲尋問莫不懼然皆即奉法出冥祥記

袁廓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為吳郡丞病經少日

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衾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
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敎喚廓隨去既至有
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闥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與廓
温涼畢命坐設酒炙菓粽菹者等味不異世中酒數行
主人謂廓曰主簿不幸有闕以君才頴故欲相屈當能
顧懷不廓意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加少窮
孤兄弟零落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辭
耳此間榮祿服御乃勝君世中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

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齔齓僕一旦供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為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勾點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末得一垣門葢囹圄也將廓入中敘趣一隅有諸屋宇駢闐相接次有一屋弊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焉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户邊有一人身面傷疾呼廓廓驚問誰羊

氏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無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受此罰亡來痛楚殆無暫休今特小時寛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爲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憑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既蒙罷可速歸去不須遲也廓跪辭而歸至家即活出法苑珠林

曹宗之

高平曹宗之元嘉二十五年在彭城夜寢不寤旦亡晡時氣息還通自說所見一人單衣幘執手板稱北海王使者殿下相喚宗之隨去殿前中庭有輕雲去地數十丈流蔭徘徊帷幌之間有紫煙飄颻風吹近人其香非常使者曰君停階下令入白之須臾傳令謝曹君君事能可稱久懷欽遲今欲相屈為府佐君今年幾嘗經鹵簿官未宗之答才幹素弱仰慙聖恩今年三十一未嘗

經鹵簿官又報曰君年筭雖少然先有福業應受顯要當經鹵簿官乃辭身可且歸家後當更議也尋見向使者送出門恍惚而醒宗之後任廣州年四十七明年職解遂還州病亡出述異記

孫迴璞

唐殿中侍醫孫迴璞濟陰人也貞觀十三年從車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徵鄰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一人呼孫侍醫者璞謂是魏徵之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

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怪而不敢言出谷歴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遥見有兩人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追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還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越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内極光明壁角中有蜘蛛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藥物無不分明

惟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徵睡忽驚覺身已卧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敕驛馳往齊州療齊王佑疾還至洛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迴璞曰是君何問為答我是鬼耳魏太師追君為記室因出書示璞璞視之則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為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錄

太監令我召君迴璞引坐共食鬼甚喜謝璞請曰我奉
敕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
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便同宿遂至閿鄉鬼辭曰吾
今先行度關待君次日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
同行到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
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訪徽已斃校其斃日則孝
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
造像寫經可六七夜夢前鬼來名引璞上高山山巔有

大宫殿既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隨璞墮山於是驚悟遂至今無恙矣出冥祥記

李彊友

李彊友者御史如璧之子彊友天寶末為剡縣丞上官數日有素所識屠者詣門再拜問其故荅曰因得病暴死至地下被所由領過太山見大郎作主簿因往陳訴未合死至蒙放得還故來拜謝大郎者彊友也彊友聞惆悵久之曰死得太山主簿亦復何憂因問職事何如

屠者云太山有兩主簿於人間如判官也儐從甚盛鬼神之事多經其所後數日彊友親人死得活復去被收至太山太山有兩主簿一姓李即彊友也一姓王其人死在王下苦自論列年尚未盡忽聞府君名王主簿去頃便迴云官家設齋須漆器萬口謂人曰君家有此物可借一用速宜取之事了即當放此人來詣彊友云彼著漆器實無手力彊友為囑王候久之未決又聞府君喚李主簿走去却迴謂親吏曰官家嗔王主簿不了事

轉令與覓漆器此事已急無可致辭宜速取也其人不得已將手力來取揀閱之聲家人悉聞事畢彊友領過府君因爾得放既愈又為彊友説之彊友於官嚴毅典吏甚懼衙後多在門外忽傳賛府出莫不罄折有竊視見彊友著帽從百餘人不可復識皆怪訝之如是十餘日而彊友卒出廣異記

韋廣濟

韋廣濟上元中暴死自言初使持帖云閻羅王追已為

判官已至門下而未見王須臾衢州刺史韋黄裳復至廣濟拜候黄裳與廣濟為從兄弟問汝何由而來答云奉王帖追為判官裳笑曰我已為之汝當得去命坐久之命所司辦食頃之食至盤中悉是人鼻手指等謂濟曰此鬼道中食弟既欲還不宜復喫因令向前人送廣濟還及蘇説其事而黄裳猶無恙後數日而暴卒其年吕延為浙東節度有術士謂曰地下所由云王追公為判官速作功德或當得免延之惶懼大造經像數十日

術者曰公已得免矣今王取韋衢州其牒已行廷之使人至信安遽報消息後十日黄裳竟亡也出廣異記

郄惠連

大歷中山陽人郄惠連始居泗上以其父嘗爲河朔官遂從居清河父殁惠連以哀瘠聞廉使命吏臨弔贈粟帛既免喪表授漳南尉歲餘一夕獨處於堂忽見一人繡衣佩刀趨至前謂惠連曰上帝有命拜公爲司命主者以册立閻波羅王即以錦紋箱貯書進於惠連曰此

上帝命也軸用瓊鈿標以紋錦又象笏紫綬金軀玉帶以賜惠連且喜且懼心甚惶惑不暇顧問遂受之立於前軒有相者趨入賛曰驅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數百人繡衣紅額左右佩兵器趨入羅為數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為使之吏敢以謝詞竟又拜拜訖分立於前相者又曰五岳衛兵主將復有百餘人趨入羅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禮器樂懸吏鼓吹吏車輿乘馬吏符印簿書吏帑藏厨膳吏近數百人皆趨而至

有項相者曰諸岳衛兵及禮器樂懸車輿乘馬等請使
躬自閲之惠連曰諸岳衛兵安在對曰自有所自有所
耳惠連即命駕於是控一白馬至具以金玉其導引控
御從輩皆向者繡衣也數騎夾道前騎引惠連東北而
去傳呼甚嚴可行數里兵士萬餘或騎或步盡介金執
戈列於路槍槊旗旆文繡交煥俄見朱門外有數十人
皆衣緑執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屬吏也其門内悉張帷
帟几榻若王者居惠連既升階據几而坐俄緑衣者十

輩各齎簿書請惠連判署已而相者引惠連於東廡下一院其前庭有車輿乘馬甚多又有樂器鼓簫及符印管鑰盡致於榻上以黄紋帊蔽之其榻繞四墉又有玉冊用紫金填字似篆籕書盤屈若龍鳳之勢主吏白曰此閻波羅王之冊也有一人具簪冕來謁惠連與抗禮既坐謂惠連曰上帝以鄴郡内黄縣南蘭若海悟禪師有德立心盡一冊為閻波羅王禮甚鉅以執事有至行故拜執事為司命主者統冊立使某幸列賓掾故得侍

左右惠連問曰閻波羅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摽冠岳瀆總幽冥之務非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選惠連思曰吾行冊禮於幽冥豈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謂惠連曰執事有憂色得非以妻子為念乎惠連曰然府椽曰冊命之禮用明日執事可暫歸治其家然執事官至崇幸不以幽顯為恨言訖遂起惠連即命駕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即據案假寐及寤已在縣時天纔曉驚歎且久自度上帝命

固不可免即具白妻子為理命又白於縣令令曹綦不信惠連遂湯沐具紳冕卧於榻是夕縣吏數輩皆聞空中有聲若風雨自北來直入惠連之室食頃惠連卒又聞其聲北向而去歎駭因遣使往鄴郡内黄縣南問果有蘭若院禪師海悟者近卒矣出宣室志

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七